

# 漫談數碼廣播的困難

在

沙塵暴肆虐的第二天，三月二十三日，陰霾籠罩，我登上了機鐵快線，直趨香港國際機場，乘坐航機到北京出席數碼廣播研討會。抵達首都國際機場時，天色反而明亮起來，空氣清爽，頗有心曠神怡的感覺，情況並未如新聞報道般惡劣，可以放心大石。其實，數碼聲音廣播的發展，也和北京的天色一樣，陰晴不定，並未有清晰的路徑可以跟從。縱觀世界各地，雖說數碼化為大勢所趨，但各懷心事，全在摸索中前行。當中的技術細節並非關鍵所在，其他因素如政治、文化、社會及經濟方面的考慮更為重要，千頭萬緒，強如歐美國，發展模式各異，難於定下一尊，令情況更為複雜。

扮演上帝角色的傳送平台

有關數碼聲音廣播的發展，要達至成功，通常涉及三項因素：(一)節目內容是否吸引；(二)接收器(亦即是收音機)的價格是否便宜；(三)無線電發射平台是否準備就緒。三者互相倚賴，不可或缺。在不同的國際會議上，有這樣的流行說法：「如果節目是皇，接收器是后，傳送訊息的平台便是我們的上帝(If content is king, receiver is queen, then transmission is the God.)」廣播必須有內容，也是觀眾之所好，數

碼廣播能否深入民間，取決於節目的質素是否吸引；至於接收器(即收音機)的價格亦不能太貴，否則用家卻步，數碼廣播的發展亦會受到窒礙；至於數碼化的發射平台，構成廣播的根本條件，至為重要；奢談節目如何精彩絕倫、接收器的功能如何精密，若然無法透過大氣電波傳送至受眾耳中，其他一切努力皆為徒然。

推送式廣播

我今次出席的會議，名為《推送式廣播：數字廣播新業務國際研討會》。所謂「推送式廣播」，又稱「點播服務」，他們的負責人解釋道：「利用數位音頻廣播(DAB)技術，將海量廣播節目和文字、圖片等多媒體資訊，通過DAB播出通道推送下發，用戶的接收終端自動接收並存儲後，由用戶根據個人時間安排和喜好，自主選擇點播收聽，並可以將喜歡的節目收藏後反復收聽。」其形式類似Pod，但無需以互聯網為中介體，而是直接透過大氣電波下載到「收音機」裡。簡而言之，買一部收音機，可以「點播下載，反覆收聽」。接收器還同時有一項轉發功能，可以在十公尺的範圍內將訊號傳送至室內或汽車的FM收音機上收聽。在同一場合，另一所開發公司亦推出類似的轉發器，接收

數碼訊息之後，再轉發至鄰近的電腦、iPhone、FM收音機、電子手賬、手機，以至於其他可以接收無線訊號的任何裝置，形式類似數碼電視的機頂盒，擔當中介角色，但體積可以小過一張信用卡，甚至可以更小，其目的是盡量利用現有設施，協助用家節省開支。

聲音廣播的特點

我總的印象是各方雲集，希望自己的產品能夠備受垂青，脫穎而出，在數碼浪潮中分一杯羹。不過，他們有一個共通的問題，就是忘記聲音廣播的根本特質，不斷將大量的視訊如文字、照片及影片擠進狹窄的接收器內，將它變成一個低質素的掌上電視機，又或是製造另一個iPhone。殊不知聲音廣播具有「同步」功能，收聽節目之餘，容許受眾同時處理其他工作，巧妙地切入繁忙的生活空間，適時地提供所需資訊。只要稍為留意我們平日如何使用聲音廣播服務，不難發現其中的奧妙。我們在廚房放置「廚房收音機」陪伴我們烹調食物(Kitchen Radio)，我們在睡房使用「時鐘收音機」來喚醒我們準時起床(Clock Radio)，我們駕車時扭開「汽車收音機」收聽交通消息(Car Radio)，我們一面走路一面透過「隨聽收音機」

# 要改變上帝，談何容易！



繪本家文少輝筆下的收音機和香港電台

享受美妙的音樂節目 (Walkman Radio)，我們在案頭劈劈啪啪地敲打鍵盤時可以點擊「網絡電台」收聽網上廣播 (Internet Radio)，最新的 iPod Nano 已經加入接收器可以收聽 F M 廣播 (Pod Radio)，還有「手機收音機」(Phone Radio)；據一位名牌手機的大中華總裁所言，在相近的型號中，內置收音機的往往銷售量較佳。以上種種正好說明聲音廣播的「寄居」性質，靜悄悄地好像一名樸素的僕人，進入你的聲音空間，融入你的日常生活，忠誠為你服務，她具有自知之名，不會喧賓奪主，願擔當一名永遠的「配角」。剛剛相反，不少開發商不斷為這名僕人打扮，將她裝備成三頭六臂的萬能俠，同時兼任閱讀器、放映機及放映機三種角色，未必切合用家所需。

## 數碼廣播的一大考驗

電台廣播還有一項鮮為人知的特色——「忠誠」。在一次公營廣播的專家研討會上，BBC 英國廣播公司國家及地區廣播總監 Pat Loughrey 曾向會眾發出兩項問題：其一，我們每天收看多少個電視頻道？只看一條的絕無僅有，收看四條以上的比比皆是，最高是七條；第二，我們每天收聽多少個電台廣播？絕大多數只聽一個，多過兩個的差不多絕無僅有，最多的是四個，只有一人。這一項簡單的「民意調查」，旨在說明了聲音廣播的習慣勢力強大，要想改變現狀，必須花費巨大的氣力，上述現象亦勾起二十年前 F M 與 A M 分途廣播的記憶。九十年代初期，為了善用資源，原本由 A M 及 F M 同時播出的一套節目，決定改為分途播出兩套不同的節目。由於茲事體大，事前做足準備工夫，推出大量宣傳，以為一切就緒，水到渠成。殊不知分途廣播的第一天，聽眾投訴如潮水般湧至，那時我擔任《九十年代》助理編導，由早上八時開始，電話接過不停。不少聽眾長期調校至 A M 頻道，無論如何解說，一於拒絕接受轉台；更有不少長者的收音機只能接收 A M 訊號，根本不知 F M 為何物，現在熟識的聲音不見了，其失落及不滿可想而知，他們有

的破口大罵，有的苦苦哀求，不外是希望維持現狀。基於這個原因，《九十年代》此一旗艦節目，遂決定繼續由第一台及第五台聯播，期間經歷幾近二十年，才在一年多前完成分途廣播目標。

在研究會之上，世界 D M B 數碼廣播協會副主席 Joan Warner 還介紹了澳洲 D A B + 的發展情況，據二零一零年的統計顯示，推出半年之後，知悉數碼廣播者高佔六成三人口，四成會在未來一年購買數碼收音機；不過，知行並不合一，只有 32% 收聽數碼廣播。這正好印證收聽聲音廣播的因循現象，儘管澳洲的數碼電台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，人們始終不為所動，承守舊日情誼，不想另結新歡。我曾在本文開首指出：「節目內容是皇，接收器是后，發射平台便是上帝。」要將現有收聽 F M 廣播的聽眾轉移至數碼平台之上，改變人們信奉已久的上帝，需要極大耐性，路遙漫漫，談何容易！